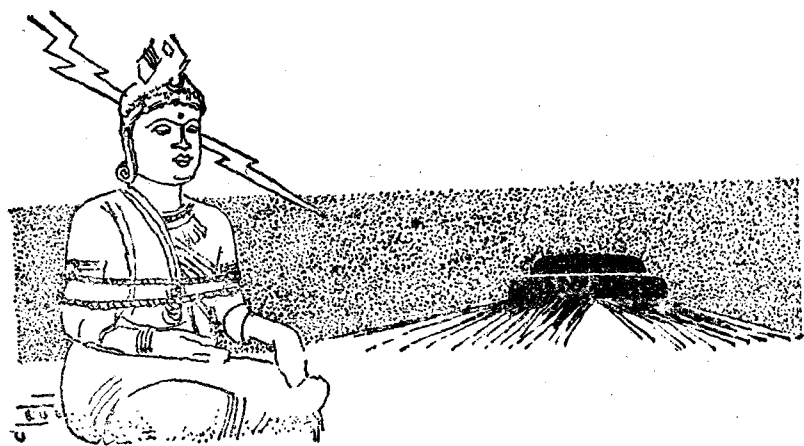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印 佉 罗 的 痕 迹

〔英〕 格里姆沙

张正坤 译

柳 水 校

The Sign of Indra

Nigel Grimshaw

Printed in Hong Kong by

Dai Nippon Printing Co (H.K.) Ltd

责 任 编 辑：李 浏 文

封面、插图设计：广 东

印 陀 罗 的 痕 迹

(英) 格里姆沙

张正坤 译 柳水 校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
黑 龙 江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黑 龙 江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4.5 · 字数 68,000

1981 年 11 月第 1 版 198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9,600

统一书号：10093 · 396

定价：0.35 元

第 一 章

黑夜，伴着迷雾笼罩大地。城市湮没在一片溟濛之中，闷热使人辗转难眠。

蓦地，一道闪电划破静空，惊醒人们那似睡不眠的眼睛。

一条宽阔的河流穿过城市。原油般的河水闪着晶莹的光亮，流动着，如同无数交织的星点，映照着横跨河堤两岸的桥梁。水深处，弓形的桥影浮显在河面上。

瞬间，又是一道蓝光掠过一切。蓝光过处，在那显眼的油漆新桥的钢柱下面，突然隐现出两个站立在一起的男人面孔。

没有雷声。看来北面数英里外的地方，正酝酿着一场暴风雨，而这里，却是鸦雀不惊。整个城市沉浸在死一般的寂静之中，只有闪电使油黑的树叶泛光，铅灰色的低云，象狂吼的野象缓慢地在天空腾越。桥上重现了刚才的二张面孔，其中一个年轻瘦弱，长着一张呆滞的嘴和一双狡黠的眼睛，他比他的伙伴要高一些。他冷冷地说了声：“五百。”

矮个儿看了一下对方，咬着他那二片不匀称的嘴唇转入了沉思。他有着一副宽大而黝黑的脸膛，长长的黑发从他那雀斑的脸上垂向嘴角。他走向桥边，审视了一下四周，向水里狠狠地吐了口唾沫，咳嗽一声，又吐了一口，然后搓着手走了回来。

“五百，中尉先生？”他说，“那太少了，如果他们知道了，会把我杀死的”。

“不过，他们不会知道，你不是很小心的吗？注意，你要记住你所看到的一切。”高个儿环视一下桥面和桥下说。

闪电再一次掠过，桥上空荡一片。

“但那总是非常危险的事情，”矮个儿抱怨地说。

“我只能付五百。”中尉回答，“你的情报不值更多的钱，即使它真有价值，我也只能付这些钱了。”

“这些情报是有用的，”矮个子辩解地说，“它太值五百了。”

“那就让我判断一下，桑诺，你讲吧。”

“它将在这个星期运抵本城。它，你知道是什么？他们带来了什么？是金子。”

“金子？”中尉眯缝着眼睛，望着远处移动着的小船亮点说：“我不这么认为，这个情报可不灵，桑诺，你错了。”

“肯定是金子，”桑诺急切地回答“我听他们谈论来着，它很重呢。”

“很重，嗯？”中尉晃了晃头说：“不，那决不可能，我最近从未听到过盗窃金子的事情。”

“两个人都拿不动，他们要用汽车拉。”

“它从哪儿运来的？”

“从北方。肯定是金子，它值很多钱。他们说大约值几百万元，是金子！”

“不，桑诺，”中尉思索片刻，掠过一丝笑容说：“那是梦幻，一场美妙的金子梦，是从北方来的。”

“你在说些什么？”

“鸦片，桑诺，鸦片烟，人们抽它。”

“鸦片？”桑诺张着惊讶的嘴呆看着中尉。

“是鸦片？”桑诺带着点失望的神情。

“桑诺，”中尉说：“你是不会懂得这些事情的，好了，就给你五百元钱，但下一次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我要更多的真实情况，包括他们运来的准确日期，在什么地方？哪些人运来的？头目是谁？谁订的货？我要知道这些人的名字，他们住处、街道名称、房屋号码及鸦片运到何处？下次我要知道实情，人名和日期，你懂吗？”

“懂！”

“给你钱，”中尉边递给桑诺一叠钞票边说，“如果你能提供更好的情报，下次我将付给你一千元。”

桑诺点完钱后妥贴地放进衬衫口袋说：“只要一有消息，我立刻给你挂电话。”

“好，让我们分手吧，我先走，然后你再离开大桥。晚安，桑诺。”中尉说完转身走去。

突然，中尉停了下来，转回身子问了声“怎么？不对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晚安。”桑诺目送中尉远去。他感到有点恐惧，身子战栗了一下。中尉的脚步声消失在黑夜的尽头，留下的只有寂静和孤独。

天气闷热，但桑诺却又一次地战栗了一下。当他确信中尉已经走远，才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装钱的口袋，拔腿离开桥。

风起处，地面摇曳着电线的阴影，路两旁的小黑房影绰

可见。

稀疏的街灯随风摆动，使马路更显得昏暗一片。桑诺低垂着头，聚神地盯着地面走着。突然，他随着自己的一声惊叫，停了下来。一个男人横在他的面前。“桑诺，”他说，“我们需要你。”桑诺刚想逃跑，不料，身后有个人将他的双臂反剪住了。身后人问道：“你告诉他什么了？”

“没有，什么也没有告诉。”桑诺耳语般地回答，他显得茫然若失，苍白无力。

“桑诺什么事情也不知道，当然他不可能告诉别人什么。”前面的人讥讽地说：“把他带上汽车。”桑诺再也没有出声，带着惊慌和恐惧被塞进了车厢。

一小时过后，桑诺的表情换了另一付样子。他已经仰面朝天地浮在了河面上，河水的微波左右地冲刷着他的身躯。闪电照亮了他那永远紧闭的眼睛。

“查理姆”！

“姑妈，你叫我？”查理姆闻声急忙蹑足离开窗口，他已偷偷地看了半天的马路上的风光。此刻，他坐下打开桌上的书本准备接受考问。

“你做功课了吗？”

“快完了，姑妈。”的确，有七句以上的造句在他的英语练习中需要完成。

“我要出去一趟，”姑妈对他喊道，“要做个好孩子，不要浪费时间浪费掉。”

“是的，姑妈。”查理姆憨厚地笑了笑。于是，他假装一本

正经地拿起钢笔，“海姆，”他念道，“当越过马路时，我曾经看见过他。不对，错了。当越过马路时我看见过他。对了，这次对了。”他写得很快，念完，他将钢笔放下了，顺手抹了一下鼻子，探头静听。之后，他舒了口气，接着就偷偷地走到门口，向外张望。

“查理姆！回屋去！”姑妈冲着他生气地喊道：“坐下，快完成你的作业去。”

“是，姑妈。”查理姆叹了口气又坐到老地方。姑妈站在走廊里，身着黑色长裙和她最心爱的绿色束带上衣，手里拿把伞。查理姆一望便知她要到庙里去了。因为姑妈只有到庙里去时，才穿这件上衣。

“你别想骗我”姑妈激动地说。

“我没有欺骗你，姑妈。”查理姆回答。

“哦，是的，你是没骗我。可你没做功课，你站在窗口往外看了半天，对不？”

查理姆无言以对。

“你现在装得到象个好孩子，只要我一离开，你就想溜出去，没错吧？”

查理姆瞪大了两只圆眼，似乎非常严肃地说：“哦，不，姑妈！”

姑妈挥动着一只手指，指着他说：“现在，听我讲，查理姆，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“姑妈，你说吧”。

“没做完功课不准出去，答应我，你决不在你没做完功课时就跑出去。”

查理姆干咳地应了一声。

“不行，查理姆，你要照我说的重复一遍：‘我答应，姑妈。’”

“我答应，姑妈。”说完查理姆咳嗽了一声。

“这才是好孩子，我很快就回来。”说完，她走了出去。

查理姆听着他姑妈离开屋子，直到她窸窣的皮鞋声消失为止。

查理姆专心致志地做一会儿功课，就用手捂住嘴打起呵欠来了。而当他勉强振作精神写完另一个句子的时候，又接连地打起呵欠。于是，他索性双手背头，懒散地靠在椅背上休息起来。迎面有面镜子挂在墙上，正好照着自己。镜子里的他，是一个穿着花衬衫、灰裤子的男孩，长着细长的手臂和腿，他的脸也很瘦，但看上去却很机灵，乌黑油亮的浓发，复盖在他那双善于思考的眼角上，匀称的嘴唇正好将牙齿紧紧包住。此刻，小脸上带着厌倦的神色。

查理姆对着镜子张嘴露牙，象只发怒的小花狗，自语道：“你真讨厌。”突然，他一跃而离开了坐椅走到窗前，双背倚在窗棂上，俯瞰大街。静了会儿，他开始哼起歌曲来了。这歌曲没词、没谱，那曲调是他自己瞎编的。他边唱边将身子往窗外大探了探。

“没什么可看的，”他自语道，“食品店老板回家了，一只猫，没有人等公共汽车，一二三四，四个人沿街走着，一辆大轿车和——啊，那是梅脱！”

不一会，大街差不多空了，查理姆家对门口的中国铺子已经打烊，刚才那四个人进了一家小饭馆。那只小猫也越过了一垛墙。

街上只剩下梅脱一个人，他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向不远的地方张望。他紧咬着下唇，面部忧郁不安地站在汽车站前。

在这个地方看见他是很难得的。查理姆想，他和姑妈生活虽说不算富裕，但也不太穷，就是住房小了点儿，住的街道也颇狭窄，这是条名符其实的不穷也不富的街道。而梅脱的家庭很富有，他的父亲是位学者和显要人物，因而查理姆和梅脱不是能经常见面的。

然而，他俩却在同一个学校，梅脱是在大学部上课。查理姆很羡慕他，用不上几年，查理姆也要升到大学部去。

查理姆径直向窗外望去。“喂，梅脱！”查理姆喊道，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天变得黑下来了，梅脱有些看不清窗户，“你好，”他带着疑虑和忧伤的语调回答。

“是我——查理姆！你不记得我了么？”查理姆继续着。

“哦，是的，——年轻的查理姆——我认得你。”

梅脱仓促奔过马路朝着查理姆走来，“这里出过什么事没有？”他的嗓音低沉。

“出事？”查理姆喊着回答，“没有，这儿什么事也没出过。快看，汽车来了！”

梅脱跳着越过人行道，大轿车也刚好灭火，随着惯性向梅脱滑去。汽车在查理姆窗户对面停下，正好把梅脱和查理姆隔开。

查理姆可以清楚地看见司机，他戴着副墨镜。查理姆想，这人真奇怪，为什么要戴这么深黑色的眼镜，他一定是一个神秘的人物。



司机用搜索般地眼光从查理姆转向梅脱站立的方向，于是，他盯住了梅脱。随即，他的脸部抽搐了一下，嘴也跟着歪向一边，查理姆恰好看见了他的一个金牙。

在这同时，靠查理姆一边的汽车门打开了，走出来一个又矮又胖的人，他的两条腿虽短，但动作却象猴子一样敏捷。他手里拿着块白布，绕过汽车，很快地走到了梅脱的身后。

梅脱返身弯腰，正和车内另外一个人在说着什么。查理姆只能看到他的头发和他那双搭在车顶棚上的手。突然，他站了起来，只见他大声叫道，“你撒谎！你想做什么……？”

但是墩实的矮胖子已经站在他的身后，他抓住梅脱并企图用白布蒙住他的脸。查理姆看见梅脱的双手在空中飞舞，那胖子摔倒在地，梅脱挣脱开来，但是车内却又有人将他双臂紧紧抱住，他跑不掉了。

“放开他！”查理姆喊叫着并折回窗口，“救人啊！来救人啊！”这时，另外一个人跳出车外，因为在车子另一侧，查理姆看不清楚他的脸。矮胖子爬起来再一次抓住梅脱，俩人一齐把他推进车里。

“救救我！查理姆！查……！”梅脱的声音被切断了，伴着一阵马达的噪音，汽车冲离街面，在转角处消失了。

一切都发生得那样突然而迅速，没有容得查理姆跑去搭救梅脱的时间。然而当汽车在拐角处的一刹那，查理姆却倾身窗外，赢得了记下汽车号码的时间。随即，他飞速跑下楼梯。

街上空无一人。“救命啊！”他喊，“有人被绑架了！”没有一家窗户打开着，也不见一个人出来。

查理姆呆立着，急得直挠头皮，他仰天俯地，一筹莫措。他拽了一下头发，顿足自语地说：“有了，四个人！”腾地，他直奔饭店。

有几个人舒适地坐在一张桌前，他们身后的无线电正播送着轻快的乐曲，桌上放着两个喝剩一半的啤酒瓶，他们边吃边喝谈笑风生。东道主正在用刀割一只小鸡。其中一人，年轻瘦小、衣着时髦的正在喝一杯啤酒。查理姆冲向桌前。

“绑架！”他说，“我的朋友！汽车里好几个人！他被绑架了！”他激动得连喘气都感到困难。“快！”他喘吁地说，“快跟我来！”

穿时髦衣服的人放下酒杯，顺手拉过一把空椅子，“坐下，”他安详地说。查理姆跌进椅子，长嘘了一口气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年轻人问道。他的一个朋友转身关掉无线电。查理姆胡乱地看了一下在座的人脸。东道主这时已放下小刀，他半张着嘴注视着查理姆。

“你们一定要帮忙！”查理姆说，“梅脱……他是个男孩……不，是个青年……他是我的朋友……是的，我了解他……。”

“慢点讲！”那人命令道。

“但是梅脱已被绑架！”查理姆大叫起来，他跳到这个人跟前说：“我们必须去找警察！那些人将逃跑！我知道汽车号码，如果我们现在赶去，警察可能抓住他们！”

那人把手搭在查理姆肩上，说：“坐下，我们就是警察。我是中尉勃利却，这位是中士沙瓦特。”

中士是个身强力壮的大高个儿，他朝查理姆一笑，这使

查理姆立刻有点胆怯起来。

“告诉我们一切经过，”中尉道，“但要掌握时间。”

“我正做功课，”查理姆开始叙述，“我恰巧向窗外看去，一下就看见了梅脱。……”他激动地讲完了整个故事。

勃利却记下了车号。当查理姆一结束，他把记录递给了他们中间的一个，并命令道：“你们俩立即回警察局，让他们去追查这辆汽车，马上行动。”

“但我们现在不在岗，中尉先生！”其中一个抱怨地说。

“一个好的警察是永远在岗位上的。”勃利却对他说。这俩人看看桌上的菜肴，望了一眼查理姆，站起来戴上帽子离开了饭店。

“梅脱的父亲住在什么地方？你知道么？”勃利却问道。

“我知道，”查理姆说，“在飞机场附近住，他有幢大房子，在通向飞机场的大道旁。”

勃利却又问道：“现在天已黑了，你能不能很快就找到这幢房子？”

“哦，当然能找到。”查理姆回答。

“好，沙瓦特，去给我们找辆出租汽车来，我来付帐。”

对查理姆来说一切都进行得那样迅速，不一会儿， he 已和勃利却、沙瓦特三人坐在出租汽车里了。两旁的树木在车灯照耀下飞快地向后消失，阵阵冷风从车窗外扑向他的脸庞。

第 二 章

司机把汽车在查理姆指出的房子周围停下，熄了车灯，并鸣了几下喇叭。最初没人出来，他又捺几下，接着走出来一个满脸怨气的看园人，他开了大门。他们缓缓地驱车前进，在屋外的一扇窗下停了车，走出汽车，中尉付了车费。花园不象在汽车里那样冷，周围漆黑一片，屋内亮着一盏电灯，查理姆立刻看清了室内的一切。

一幅油画挂在雪白的墙上，舒适的沙发椅摆在窗下，一张小桌上安放着一台电话。但查理姆对这一切都无暇顾及。

梅脱的父亲，奇尔特·波耐格正坐在室中间的一张长书桌前，桌上摊满了纸，一头堆满了书籍，一本打开的书在奇尔特先生的面前，但他并没有在看。

奇尔特是个非常高大的人，衣着很是考究，穿着一身笔挺的淡色料子服。查理姆看不清他的脸。他的双肘弯靠在桌上，两只手扶着头正好把脸遮住。他的短而发黑的头发披散在手背上，他坐得很稳，使查理姆感到就好像他没有听到汽车喇叭声似的。

勃利却和沙瓦特越过查理姆来到窗前，“奇尔特先生！”勃利却对屋里喊了一声。

奇尔特先生带着惊讶的神色从座椅跳起，来到窗前，由

于匆忙，他的头发几乎遮住了眼睛，他用两手往后拢了一下。“谁在喊我？”他叫问着，声音是那么高，使查理姆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

“我们是警察，”勃利却告诉他，“我们想和你谈谈，可以进来么？”

“警察？”奇尔特先生诧异地问，“是关于……？”他一下停住不说了，因为查理姆这时已走近窗下，只有他听到了奇尔特的低语，“不，那不可能，这也太快了。”他来到一扇大窗户前，开开窗，“请进，进来坐，”他说。

勃利却、沙瓦特和跟进来的查理姆一下就坐在那条舒适的长沙发里了。奇尔特先生站在书桌旁对他们微笑，但查理姆注意到只有他的嘴唇在微微地牵动着笑，而在他的眼神里，明显地看出只有厌烦。

“你们来干什么？”他问

“我们有件严重的消息要告诉你，先生，”勃利却说，“你最好还是坐下听。”

“严重的消息？”奇尔特先生说。他既没收敛起笑容，也没坐下。

“我们知道，你的儿子梅脱被绑架了，”勃利却告诉他。

奇尔特先生缓慢地坐下反问：“绑架？”

“是的！”查理姆跳到他跟前，“我看见这些人了，他们开来一辆轿车，在我家的街上，他们……。”

“胡说！”奇尔特涨红了脸高声地喊，“这纯粹是胡说！”他走近查理姆。

“不是胡说，奇尔特先生……”查理姆开始要讲。

“安静点，查理姆。”勃利却打断了他。“那是真的，先生。”他继续地说：“这孩子亲眼看见的，我的人现在已去寻找那辆汽车了。我们很快地来到这里，想那绑匪一定会打电话给你的。”

奇尔特看了一下小桌上的电话，很快就转向别处。

“绑架？”他说，“这完全是荒谬的设想！”

“请相信我们，奇尔特先生，”勃利却说，“不是荒谬而是事实，你的儿子确实已被绑架。”

“我不信！”奇尔特愤怒地站起来说，“这是一种荒谬的玩笑！”

“不，先生。”沙瓦特摇摇头。“你能确切地知道你的儿子现在在哪儿么？”

“梅脱？”奇尔特咬紧嘴唇环视了一下室内外。

“他在家么？”勃利却问。

“这儿？”奇尔特又一次忧虑地看了下电话。然后转向他们说：“当然，他不在这里。他甚至都不在本市，今晚你们是见不着他的，他住在江泰白内市的朋友家了。”

“但我却亲眼看见他的！”查理姆喊起来，“他已经被绑架！”

奇尔特慢步地在室内走动。“我不得不很遗憾的说，”接着，他用手指指着查理姆说：“这个孩子开了你们的玩笑，他根本没有看见过我的儿子，他也决不会看见他的。”

“但他确实被绑架了！”查理姆气得冲到他的面前。

“但我告诉你，他没有被绑架，”奇尔特吼叫起来，“难道你说我是撒谎么？”



829707